

廿一

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叙事

叙漢王築壇拜信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君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



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  
東耳安能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  
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  
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  
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  
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  
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疆孰與項王漢王默然

良父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  
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  
皆廢晉灼曰意烏悲怒聲也師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  
古曰猝嗟暴猝嗟嘆也  
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恂恂師古曰恂恂和  
好貌也音許于  
反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刑  
忍不能予蘇林曰刑音刑角之刑與此所謂婦人之  
搏同手弄刑詭不忍授也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東而都彭城又  
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  
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  
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疆服耳名雖為霸實失



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  
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  
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飭秦  
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  
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  
三秦

叙韓信破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  
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師古曰今乃輔以張耳議欲  
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  
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蘇後嬰師不宿飽師古  
取薪也蘇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  
取草也也列行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高壘

勿與戰披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

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願君留

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

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

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

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之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還

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

師古曰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發也人持一赤

旗從間道單山而望趙軍如淳曰單音被依

日師古曰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

幟立漢幟師古曰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傳餐食

破趙後乃當若汝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噉然陽應曰諾

孟康曰無音無不精明也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

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曰信建大

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

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復疾戰趙空壁爭漢

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



曰殊絕也謂  
央意必死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  
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  
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  
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  
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叙留侯致四皓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  
堅決也吕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上  
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  
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数在急

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

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吕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

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嫖侮士故逃

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

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

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

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廼說建成



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迺

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夜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栗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西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且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且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  
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誌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  
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  
矣呂氏真適主矣師古曰適西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  
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  
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  
施師古曰繳弋射也其矢為矰歌數闕師古曰曲終為闕戚夫人歔歔流涕  
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叙周勃戰功

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  
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虜東還軍留及蕭復攻  
虜破之上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  
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略定魏地攻軹  
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緡音昏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  
下破之追至濮陽下斬城攻都關定陶龍表取死胸得單  
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  
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虜自  
初起沛還至虜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



陽郡長沛公拜勃為襄音令師古曰沛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

東郡討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

擊趙音軍尸北師古曰音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齒破武關峽

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

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

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特率之功為最也北擊趙音

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印軍西

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有反還下郿潁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潁陽在櫟陽東

北郡圍章邯廢立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

上邽師古曰東音主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立馬反遇音

遠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

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

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劫下所將卒當馳道為

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十二

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

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

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應劭曰滎音沙孟康曰地名也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勃遷為大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師古曰圉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

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定鴈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

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

代樊噲將擊柔荊師古曰即幽州刺縣也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

涇張晏曰盧綰郡守涇其名也大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

各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

上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

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

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

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

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強音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 叙樊噲戰功

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

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師古曰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

過言擊西縣之北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聚水先登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

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

名也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郡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



細柳地也灌廢丘最李奇白以水灌廢丘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

師古曰社縣之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者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

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

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

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師古曰周勃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

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

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

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

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

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

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

二十七縣殘東垣臣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遷為左丞相破得其母

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慕母名印也破豨別將胡人王

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

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

將軍大將一人大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

七十二後燕王盧縮反噲與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薊

南師古曰抵至也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

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



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  
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 叙鄴商戰功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  
將四千人屬沛公於歧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  
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沛公為漢  
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  
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  
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

四千戶從擊項羽一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  
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秦軍易下郤  
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  
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  
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為相而居守者將軍  
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  
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師古曰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  
二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八千石以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

叙灌嬰戰功

高祖為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  
 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  
 圍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  
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  
 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  
 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疾至霸上賜  
 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廢立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殺王定其地擊項羽

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

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

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道而西嬰從還軍於雍

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

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敗漢王西擇軍中可為騎將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

然數力戰西拜嬰為中大夫今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饗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  
破之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擊  
破拓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拓縣名公者拓之令也所  
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連尹一  
人蘇林曰楚官也擊主武別將相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  
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  
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  
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十有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臨淄師古

曰二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

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卒斬龍且師古

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

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

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

亦亦郡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

徐師古曰徐及取慮及徐三縣各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



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降彭

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都蕭相師古曰凡六縣攻苦譙師古曰二

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順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

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

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

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

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從

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

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

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

擊破胡騎於滹石師古曰滹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

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

人師古曰在曲逆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口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

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

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二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



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叙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

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儀師古曰叙叙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

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傳曰趨師古曰傳警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

也殿中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同其功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

陳東方西鄉師古曰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

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

也師古曰臚音廬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循

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

敢譴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奉常



叙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二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  
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  
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  
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母令專鄉貳師  
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母騎子女陵對無所事  
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  
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  
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

稽可以禽也

師古曰浚稽山名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

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

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

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

之師古曰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

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

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

休士

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

因駢置以聞

師古曰駢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

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

具以書

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

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  
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  
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  
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  
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  
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  
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  
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次妻孥子從邊者隨軍為

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二  
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  
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  
下單于在南山張晏曰二十弩共一弦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闐樹木間  
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二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二十弩共一  
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  
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  
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  
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



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二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單于遮其後乘

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廬對反士卒多死不得

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為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部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



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叙衛青與匈奴戰

匈奴與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曰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今大發卒其執必

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

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

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

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

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

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匈奴可

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

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迺直青軍出塞千餘

里師古曰直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

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而大風起沙礫擊

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

翼鳥之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

單于遂棄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



者鹽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贏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相搏也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實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場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車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 司馬子長自叙

太史公既掌天宮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龍門禹所鑿也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

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群柯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

### 叙武帝微行

初建元二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捫里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微行常用飲酎

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

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西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

曹壽尚辛姊時見尊龍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



馳驚采稼稻杭之地民比自號呼罵言相聚會自言鄆社  
令今之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史呵止  
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  
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驪樂之是後南山下  
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  
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徵  
也戒備非常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讀師古曰共後  
酒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士二所中  
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  
楊五柝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負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雋縣也於是

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  
壽王與待詔能用筆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  
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摠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  
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  
縣章由欲以償鄆社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云云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叙燕蓋上官之變

霍光與左將軍桀結昏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



年與帝相配祭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  
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  
 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  
 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  
 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  
 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  
 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  
 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  
 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居也皇后親安女光迺其  
 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措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

由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  
 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  
 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騶孟康曰都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又引蘇武前  
 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酒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  
 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揚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  
 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



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

畫室之室也師古曰畫是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

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上曰將軍冠

師古曰令復著冠也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

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

師古曰之往也廣明

亭名也屬耳近耳也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

將軍為非不須校尉

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

是時帝年十四

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

小事不足遂

師古曰遂猶竟也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請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

師古曰屬委也

音之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遇謀令長公

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

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王皆自殺

### 叙霍光廢昌邑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

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

內不自安部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

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

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

書視丞相敞等

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

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



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  
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  
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師古曰滿音獨以問所慮滿又音悶獨以問所  
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  
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出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  
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

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  
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  
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  
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  
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  
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  
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  
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  
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



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  
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  
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  
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  
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  
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自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  
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  
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  
日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華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  
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戰謂執戟

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

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揚敞也大司馬大

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

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

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譚師古曰王新當塗侯臣聖

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

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侯蘇昌大司

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

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

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

賢師古曰韋賢



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典屬國臣武師古曰京輔都尉

臣廣漢師古曰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諸吏文學光

祿大夫臣遷師古曰臣疇師古曰臣吉師古曰臣賜臣

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

也別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臣卬師古曰昧死言皇太

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

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

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

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

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

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

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

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吏持節從

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使中御府令

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

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

如淳曰下謂極之入冢葬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

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

輦道半首臣瓚曰半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經

人內之於輦道半首而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



厨三大宰具祠閣室中

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

有室者不知祀已與從官飲唱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

北宮桂宮弄瓊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師古曰小馬

乘之故號

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

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為

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

王離席伏尚書令

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

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

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

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

師古曰趣

由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

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

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宰祠昌邑哀王園廟稱

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

受璽以來二十七

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九一千一百二十七

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

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亂漢

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震舍故



以姓別之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適即持其手解脫其爾璽組奉上

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 叙霍氏禍敗之由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

師古曰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

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

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

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

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

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

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

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殺舉不忍猶與師

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

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婿

度遠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少婿諸

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

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

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

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

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各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又特但也

收范明友度遠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少婿趙

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

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



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侯問

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夫子今

將軍墳墓天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跪斥之反任許史存我印

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透謂曰入

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

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

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

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如視丞相亡如也

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

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

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然山曰今

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

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竇人子遠客飢

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譴之今陛下好與

諸儒生語人人自使善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

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

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

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點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

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

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



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  
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  
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  
謀矣初趙平客石真善為天官師古曰曉語平曰災惑  
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  
雲舅李竟所善張敖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謂竟  
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  
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  
尉執金吾捕張敖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  
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

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  
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及歸報其夫皆曰安  
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會李元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  
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  
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  
讓師古曰摠以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  
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  
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犀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師古  
者室屋高大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  
則通呼為殿則通呼為殿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



車騎聲正謹來捕馬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  
菟畫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頓曰宣  
帝外祖母  
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  
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丞免太守太  
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  
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  
不許之會事發覺  
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  
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  
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  
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

揚異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  
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  
欲誣謾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服其辜朕甚悼之  
諸為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  
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  
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  
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  
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  
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叙陳湯等誅郅支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  
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  
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  
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傷  
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傷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傷起屬反令與零同兼三國而都  
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  
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  
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  
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  
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

義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  
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  
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  
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  
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  
嬰大罪以道迺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  
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  
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  
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疆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



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其尊敬鄯支欲倚其威以脅諸

國鄯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

產師古曰毆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鄯

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

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都賴鄯支師古曰鄯支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

責闐蘇大死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

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鄯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

都護上書言居困乞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

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

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

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

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一國北擊伊列

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

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万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

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又畜之必為西域患

鄯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

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師也直指其城下彼亡



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史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時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二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二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

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拘闐將數千騎

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

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

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拘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

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師古曰勿抄掠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

曰問謂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密呼也

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罕以為導

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

知單于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



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君困院願歸計疆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君故使都護將  
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  
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  
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何單  
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  
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望見單  
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又  
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

其相接次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師古曰  
形若魚鱗音工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拍之騎引却頗遣  
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  
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斬塞門戶  
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樓上人  
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  
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  
兵至欲去疑康君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  
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  
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關氏夫人數



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臯諸夫人頗死單于

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

而入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

故反次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

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

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

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

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動斬單于首得漢使節

二及公吉等所齎帛書諸國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

得人畀必寐反九斬閼氏太子各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

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

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

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

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

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

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

誅

叙漢家廟祀之數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

秋糴麥又嘗菜八月先夕饋殯皆一太牢酌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一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此十一便殿歲四祠又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主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矣太子矣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



叙元帝京房問對

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一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焉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乃擡高

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臣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墮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



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 叙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他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滇音顛此皆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如椎之形也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各因州名為焉昆明師古曰焉即今之嵩州也昆明又在其郡也音隨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焉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都最大師古曰徙及

縣屬蜀郡徙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祿音村各反自祿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 叙武帝通西南夷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音灼曰師古曰子形如桑椹耳食讀曰似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北而由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普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



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縣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從巴祚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侯名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

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功祿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讓數歲道不通土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可數



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  
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  
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昌  
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指求身毒國  
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當四歲餘皆閉昆  
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及夜郎  
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  
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  
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國虜負老弱師古  
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乃與其眾反殺使者  
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俞反

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  
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  
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斬首數萬遂平南  
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  
曰謂軍還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  
誅且蘭印君并殺祿侯毋駝皆震恐請臣置吏以印都  
為粵雋郡祿都為沈黎郡毋駝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  
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  
入朝師古曰風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救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勞莫



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  
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  
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  
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  
也最寵焉

敘武帝討南粵

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  
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  
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  
猶重也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

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西興兵誅  
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  
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  
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  
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林誘也不  
可被誘林以好語  
而入漢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  
文王嬰齊嗣立即薨其先武帝文帝壘嬰齊在長安時  
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



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  
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蓋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  
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  
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  
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  
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  
比內諸侯二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

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  
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  
資為入朝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  
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倉梧秦  
王有連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其居國中甚重粵人  
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  
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  
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  
等置酒請使者大臣比肩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  
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



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

是師古曰異即趨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師古曰縱謂

憲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被甲

所云弟將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

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

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

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石往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工足以為也辭不可

天子罷參兵邲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

又有王雁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

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粵

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

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

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

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

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嬰妻

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

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番禺四十里

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

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



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穆樂其姊為王  
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葉侯乃赦天下曰天子  
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  
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  
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  
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  
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粵侯一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  
來歸義而漢  
之封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蜀人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  
卒先陷尋陔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

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  
船會遇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嘉皆  
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  
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  
師古曰莫  
讀曰暮也伏波迺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  
招樓船力攻燒敵及殿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  
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  
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  
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蒼梧王趙先與粵王同  
姪聞漢兵至降為隨牁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



道侯粵將畢取以軍降為勝侯粵桂林監丞悉列諭告甌  
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  
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百南九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